

## 木瑙紀實：〈克欽的精靈信仰〉中譯文序

何翠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吉田敏浩先生〈克欽的精靈信仰〉一文原發表在 1990 年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民族學季刊》第 14 卷第 1 號。全文描述克欽生活現狀、紀錄 1986 年緬北克欽邦江心坡 Nat 精靈信仰為基調的「木瑙」(manau) 祭獻與舞蹈，並配有多張精彩的相片。緬北的克欽與中國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的景頗族是跨境民族，舉辦木瑙是他們共有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源於既有木瑙活動的基礎，1978 年創立了符合中國民族政策的改革創新「目瑙」，1983 年國家通過以目瑙節為中國景頗族的民族節日 (Ho 2016；何，出版中)。在緬甸，吉田先生所見證 1986 年江心坡木瑙的當下，已經有百分之九十的克欽人是基督徒。<sup>1</sup> 也就是說，當前在世界各地有克欽／景頗人的地方，無論是政府主導或是克欽／景頗團體自發性舉辦的「目瑙」都是凝聚民族情感，表達鮮明族群認同的標記（在中國是景頗族，在緬甸是克欽）(Ho 2016, Mandy 2002, 2013: 406-54)。在中國，是延續 1978 年以來去除 nat 信仰為基調的「目瑙」；在緬甸則是基督教「目瑙」。吉田先生所記錄江心坡克欽人在 nat 宇宙觀前提下自發舉辦的「木瑙」，非常難得而有價值。

吉田敏浩 (YOSHIDA Toshihiro) 先生是一位充滿了人道關懷，多年來致力於和平追求的記者（請見附錄「作者簡介」）。他在明治大學求學時就開始走訪泰緬邊境，

---

<sup>1</sup> 此基督徒人口比例來自吉田敏浩文章。日本研究克欽基督教學者 Masao Imamura 博士認為，由於不同組織定義克欽人的方式不同，克欽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並沒有任何可靠的數字。他自己的研究認為當前應該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克欽是基督徒（與 Masao Imamura 通信，2016-07-23）。他們辦的目瑙都以基督教信仰為前提。根據 2016 年 2 月才更新的資料，目前百分之 99.9 的克欽人口已是基督徒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chin\\_people](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chin_people), 2016-06-07 取得)，但一個福音派基督教網站的統計卻認為只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克欽是基督徒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401/BM](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2401/BM), 2016-07-23 取得)。

大學畢業後成為攝影記者，深入報導緬北山地人群的生活與不同民族武裝地區的樣貌。1985年3月開始與民族民主戰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混合部隊中的克欽獨立軍同行，10月底進入克欽邦。<sup>2</sup>一路上他攝影、訪問，幫忙各類兵舍工事，學習景頗語與文化（吉田 2001：18），一直到1987年12月才離開。這個江心坡木瑙就是他在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所參與寫下的紀錄。<sup>3</sup>

Manau 在中文書寫中，有用「木腦」、「木瑙」、「目瑙」或其他。源於它在不同政治社會脈絡下截然相異的面貌，本文區分「木瑙」與「目瑙」兩種書寫方式。「木瑙」指涉的是 nat 宇宙觀下有權利祭祀 medai 木代神靈（中文著作一般稱之為太陽神）的頭人或有钱人舉辦的大型祭祀饗宴，他們通過犧牲祭獻和舞蹈，與天地山川河流各種精靈 nat 協商，以換取人類的平安富饒，其中最關鍵的是掌管所有財富與子孫繁衍的木代。「目瑙」則指涉基督徒的克欽／景頗人所舉辦的目瑙慶典活動，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舉辦的目瑙縱歌民族節日活動。大體來說，在中國舉辦的目瑙是在中國民族政策與文化產業政策前提下，以傳承景頗族「文化」、凝聚民族意識為核心而舉辦的活動。21世紀前，舞蹈、服飾與音樂是最重要的目瑙內容；21世紀以來，nat 儀式也成為一個標示景頗族精神文明的神聖表徵之一。但它不是主宰目瑙活動的基調，而是一個代表景頗傳統文化的項目（Ho 2016）。

以下就本譯文的翻譯過程與書寫決定，以及本文對了解克欽／景頗文化的重要性做一說明。「克欽精靈信仰」剛出版沒多久，我就拜讀過了。但一直到近二、三年我才意識到隨著緬甸克欽與中國景頗族面臨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在目瑙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景頗族認同的標誌，甚或是「品牌」，且景頗人對傳統知識分外渴望理解的當下，

---

2 NDF（民族民主戰線）成立於1976年，是聯合各民族反緬甸軍人政府的聯盟，成員包括 Arakan、Chin、Kachin、Karenni、Karen、Lahu、Mon、Palaung、Pa-O、Shan、Wa 等十二個民族代表。參見 <http://ndf-burma.blogspot.tw/2009/05/establishment-of-ndf-national.html> 2009-05-29 修訂。

3 克欽景頗山區由於乾季雨季物質環境條件上的巨大差異，一般木瑙或傳統婚、喪、建房、戰爭等多數會在乾季進行。具體日期的決定因素，或有避諱在某些「屬日」挖洞、樹樁或進家的說法，也會因主辦人的生肖屬日而異（何1999）。但此次木瑙具體為什麼會選擇在這些日期進行，我們並不了解。

這篇論文的內容更顯得獨特與珍貴。因此能將本文譯為中文，是件很有意義的事。<sup>4</sup> 於是在黃宛瑜的介紹下，商請留日的蔡蕙光博士做翻譯。筆者先請蔡蕙光翻譯出初稿，確定此文出版價值後，我們隨即開始聯繫出版本文的《民族學》雜誌以及吉田敏浩先生，確定得到日後出版中譯文的許可。之後，筆者一方面與蔡蕙光針對內容、翻譯用字與拼音問題進行核定，並且通過多次與吉田敏浩先生的信件往來，核定在意義上以及用字上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核定過程中，中國雲南省民族出版社景頗文／中文編輯岳文相先生多次幫忙解決一些克欽與景頗用語間異同的困惑，黃宛瑜女士前後兩次替我們做譯文編輯，所有圖片也都取得吉田敏浩先生的授權。由於有部分原本刊登在《民族學》文章上的圖片，並沒有製作高階數位圖像，吉田先生提供了性質相同的數位圖片取代。因此本中譯文的圖 9, 10, 12, 13, 15, 17 六張與原日文出版稿不同。

克欽／景頗文化雖然各自經歷過不少意識形態主導的標準化過程，但是，事實上各地仍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們認為在尊重克欽／景頗文化內部異質性的前提下，應該保留江心坡地區以及作者的說法。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儘量遵循原作者對於克欽文化表徵的解釋與書寫。

既有傳統 nat 信仰木瑙的記載本就很少，出自木瑙現場的紀實更是幾乎不見。對於英國殖民上緬甸時期文獻有很深入探索的 Mandy Sadan 指出，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將木瑙當作統治工具，利用木瑙籠絡頭人、宣揚政令，但在基督教目瑙出現以前，木瑙活動大抵仍保留既有的精靈信仰。英文文獻中，的確留下一些英國殖民時期的木瑙影像紀錄。不過由於木瑙涵蓋祭祀、舞蹈、服裝、食物等多重面向，就算有不少相片流傳下來，可是在缺乏儀式進程與來龍去脈的參照下，我們還是無法明白相片中各種物件、形象與活動間的相關性。<sup>5</sup> 在文字性敘述方面，材料委實稀少，且每個敘述都有個

---

4 雖然我相信若能將這篇論文翻譯為景頗文，那麼不論中國或緬甸懂景頗語文的人都能參考，也必然更有意義。但是，首先這不是筆者能力所及的範圍；同時，筆者田野研究主要在中國進行，而中國景頗族能懂景頗支系語、文的並非多數，推出此中譯文有我責無旁貸的意義。

5 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的克欽、景頗相片，是了解這個邊地歷史非常珍貴的材料。克欽相關相片最重要來源是英國 Brighton and Hove 圖書館與博物館的 James Henry Green Collection (Dell 2000, Mandy 2000)，中國景頗相關相片則見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村寨網「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http://ndweb.iis.sinica.edu.tw/race\\_public/index.htm](http://ndweb.iis.sinica.edu.tw/race_public/index.htm)

別作者選擇著墨的偏向，<sup>6</sup>而有具體時間與地點的個別木瑙記實則付之闕如。這對我們理解過去精靈信仰下的木瑙幫助十分有限。在克欽景頗文文獻方面，1990年代初期，在基督教幾乎已經成為緬北克欽人表徵的氛圍下，地方有識之士和密支那 Yup Uplift Committee 出於文化危機的意識，陸續收集了很多傳統地方儀式的多媒體影像材料。即使他們抱持著搶救克欽傳統文化的關懷，據我所知，也並未留下對「木瑙」現場的紀實。<sup>7</sup>

相對而言，中文資料中，1986年出版的《景頗族社會歷史調查（四）》是1956年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和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在德宏景頗族地區所做的實地調查。

---

景頗族部分。其中中國景頗方面的資料並沒有留下任何木瑙的影像，Green 收藏中，有關於木瑙的影像也不多。但在當前木瑙已經從文化變成文化遺產，而民族化、標準化傾向都已非常普遍的氛圍下，任何一幀老相片對我們理解歷史上的木瑙狀況，都有很大的幫助。如 Carrapiett 在 1929 介紹克欽傳統木瑙的文字與圖片，說明求財木瑙只有四根立柱（頁 59）。然而 Sadan (2013) 卻論證當今克欽木瑙柱的六根立柱是一種政治表徵，六根柱子表示的是克欽六個支系之間的團結、聯合，是克欽追求獨立團結的論述。從兩者的差異，我們便能理解與其說木瑙柱的數目是與傳統有關，還不如說它一直都是因勢、因時、因地而異、充滿變異性的傳統。Mandy Sadan 2002 論文特意從 James Henry Green 所典藏的緬北影像中挑出三張於 1920 年代所攝、能清楚見到木瑙柱的相片做討論。這三張相片非常珍貴，呈現早期木瑙柱與舉辦木瑙頭人家的相對位置、鄰接木瑙柱的交叉殺牛樁的位置以及不同地區與文化傳統下木瑙柱的紋樣以及雕柱傳統。可是在沒有足夠的克欽 nat 精靈信仰宇宙觀以及木瑙活動的整體脈絡烘托下，我們仍舊無法真切明白頭人家戶、木瑙柱和殺牛樁之間彼此牽連的性質。

- 6 O. Hanson (1913) 出版的 *The Kachins: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克欽：他們的習俗與傳統》僅以很短的篇幅，簡單介紹木瑙 (pp. 93-95) 和贊師 jaiwa 於木瑙舉辦期間所唱誦的起源故事 (pp. 109-111)。W. J. S. Carrapiett 於 1929 年為殖民官員所寫的 *The Kachin Tribes of Burma* 《緬甸的克欽部落》先以一小章講述木瑙的傳說起源故事 (pp. 56-58)，緊接著又以一整章的篇幅 (pp. 59-67) 講述舉辦木瑙時所需要準備的舞場、木瑙柱、祭壇、祭樁、食物、活動所需動員的各類祭儀專家與人力，以及某些儀式、殺牲、舞蹈、做戲的內容等。是早期文獻中用最多篇幅記載木瑙活動現場的一份文字紀錄，書中還附有五張 1920 年代珍貴的木瑙現場相片 (頁 58, 60, 61, 62, 63)。
- 7 1992 年出自搶救文化的危機意識，他們曾經在江心坡組織多位還能唱木瑙讚頌詞的祭儀專家辦了一次「傳統木瑙」，留下一些相片與錄音的記錄 (Sadan 2012)。在克欽基督教意識形態的排他性或是印度 Singpho 菁英佛教意識形態的籠絡性都相當強烈的情境下，Sadan 指出不但 nat 信徒已經越來越少，有能力的 dumsa 祭師或 jaiwa 贊師不再，儀式語言不斷流失，甚至唱詞的解讀，也在精靈信仰與基督教間截然不同意識形態的衝突下，有相當的困難度 (Sadan 2013: 28, 387-91, 397-405, 410 註 8)。

非常難得地，它收錄了楊永生所記錄盈江支丹山在 1957 年 5 月舉辦的木瑙實況。1957 年的支丹山木瑙，是由當時的州、縣政協委員（楊 1986: 114）協調出來的「求財」木瑙，嚴格說來，主辦者是政府，不是景頗人自動發起的活動。但從楊永生的敘述看來，除了這個木瑙是在政府允許而且鼓勵舉行的狀況下發生之外，整個木瑙祭獻舞蹈等的進行，似乎都沒有多少政府的干預。<sup>8</sup>

因此既有克欽、景頗以精靈信仰為基調所舉辦的木瑙文獻中，只有吉田敏浩先生這篇可以媲美楊永生支丹山的木瑙紀實。跟支丹山木瑙最大的不同在於，這個江心坡木瑙是個私人自發性籌辦的求財木瑙，整個活動總共為期六天（5 月 29 日到 6 月 3 日），而作者起碼呈現了四天的重要儀式過程，並捕捉到珍貴無比的現場攝影鏡頭。這個活動既不是刻意做的，也不是殖民地時期政府與民間合辦的木瑙，更不是後來普及的基督教目瑙，而是由仍有 nat 信仰地區的人主動舉辦的木瑙。

筆者認為，本文除了傳遞了吉田敏浩對緬北克欽人生活與處境的深厚人文關懷之外，它更讓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木瑙人群，看見生活在精靈信仰下的人群，如何用舞蹈、犧牲和吟唱來榮耀他們對於宇宙與人的根源的傳說歷史。這篇文章無疑加深了我們對於木瑙與人群社會關連性的理解。他用充滿了聲音、意像和情感的文字描述了一般老老少少、聯姻親屬與主辦人每天的參與；又用儀式過程的敘說，描述木瑙社群中的人們所想像他們在宇宙空間裏的存在。如齋瓦上天接到 medai 降臨到家裡後，我們看到這個人與 medai 共處時空的描述：

兩組各為八人的男子配合著同時響起的鏗和長鼓的節奏跳舞，不斷在竹地板上踩踏，發出巨大聲響。他們在家中遊行，一面單手搖著扇子或樹葉，一面喊出 oh ra oh ra oh ra ra galo，在祭壇前全身大動作地屈膝蹬踏、前後搖動。這是充滿了煽動性的讚美木代的舞蹈。年青人也如崩雪般地快速加入，超過百人湧進屋內，歡聲和口哨聲滿滿地喧鬧著，長屋的地板和牆壁起伏地搖晃著。齋瓦鬆了一口氣，身體微微顫抖。

---

<sup>8</sup> 但我們還不明瞭此次木瑙的經費來源是否來自政府。

之後，我們還看到在不同時間由 *jaiwa* 帶領主辦人家在木瑠場上的舞蹈；木代 *nat* 來到人間後儀式性的領舞者 *naushong* 帶領的舞蹈以及主辦人的給妻者代表領跳的舞蹈等等細緻材料。

在每天的儀式描述中，我們又看到木瑠社群所勾勒的生活空間和宇宙想像。不同的祭儀專家，包括贊師 *jaiwa*、祭師 *dumsa* 和靈媒 *myihtoi*，在連續的求財儀式步驟中，用他們各自裝扮的身體，移動的行徑路線與動作，以及富有靈力的念詞、犧牲，勾勒出克欽宇宙觀的意象。小自家裡的木代火塘、家內、家前木瑠場，大到周遭遠近的山川河流地景，上達天上木代的住所。通過 *jaiwa* 上天接木代的旅程，木代來到人間，進入主辦人家中，再到木瑠場上接受人們犧牲、舞蹈的榮耀。心滿意足離開後，木代賜予的財富、人丁興旺的祝福在最後一天連結的藤蔓切除後，一切被安放在家裡的「(有蓋)財籠」中，藏入家裡。

吉田敏浩先生江心坡木瑠紀實的精彩敘述，是在相關木瑠文獻中前所未見的。他生動地為全世界克欽／景頗人不可能再經歷的過去，留下一個精彩篇章。筆者非常感謝吉田敏浩先生和《民族學》刊物同意將此文翻譯出版，蔡蕙光博士詳實的翻譯，岳文相景頗知識的分享以及黃宛瑜專業的編輯。特此作序。

## 參考書目

何翠萍

1999 生命、季節和不朽社會的建立－論景頗、載瓦時間的建構與價值。刊於《時間、歷史與記憶》。黃應貴編。頁 157-228。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出版中] 文化產業中的「文化」：中國景頗族目瑙品牌的個案。刊於《跨·文化》（暫定），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編。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永生

1986 蓮山縣支丹山景頗族木腦腦情況紀實。刊於景頗族社會歷史調查（四）。頁 114-124。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雲南人民出版社。

Carrapiett, W.J.S.

1929 The Kachin Tribes of Burma : for the Information of Officers of the Burma Frontier Service. Rangoon, Supdt. : Gov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Burma.

Dell, Elizabeth

2000 Burma: Frontier Photographs 1918-1935. The James Henry Green Collection. Merrell Publishers Limited.

Hanson, O.

1913 The Kachins: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Rangoon :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Press.

Ho, Ts'ui-p'ing

2016 People's Diplomacy and Borderland History through Chinese Jingpo *Manau Zumko* festival. In *Ceasefire: 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Kachin Region of Myanmar: 1994 to the Present*. Mandy Sadan ed., pp. 169-201. NIAS press.

Sadan, Mandy

- 2000 The Kachin Photographs in the J. H. Green Collection: a Contemporary Context. *In* Burma: Frontier Photographs 1918-1935. E. Dell ed., pp. 51-66. Merrell Publishers Limited.
- 2002 The Kachin *manau* and *manau sh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ethno-cultural symbol in Burma. *In* Burma: Art and Archaeology. Alexandra Green and T. Richard Blurton eds., pp. 119-131.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 2012 Cords and Connections: Ritual and Spatial Integration in the Jinghpaw Cultural Zone. *In* Origins and Migrations in the Extended Eastern Himalayas. Toni Huber and Stuart Blackburn, eds. Pp. 253-274. Leiden; Boston: Brill.
- 2013 Being & Becoming Kachin: Histories Beyond the State in the Borderworlds of Burm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oshida Toshihiro 吉田敏浩

- 2001 [1995] 《森の回廊》（上）。東京：日本放送協會出版。

## 作者簡介

吉田敏浩（ヨシダ トシヒロ）

Yoshida Toshihiro

日本大分縣臼杵市人。記者。ASIA PRESS INTERNATIONAL 成員。明治大學文學部畢業。早稻田大學客員研究員、立教大學特任教授。

長年關注緬甸北部克欽邦等少數民族追求自治權的抗爭及其生活與文化。相關記錄發表於 NHK 節目「回想的叢林」（回想のジャングル），並集結於《森的回廊》一書。1996 年獲「大宅壯一報導文學獎」（大宅壯一ノンフィクション[非小說類]賞）。以緬北為取材主題的作品尚有《宇宙樹的森林》、《北緬甸，尋找生命之源》、《生命森林的人們》、《daidaw buga：北緬克欽邦的天地人原始風景》等書。

近年取材的重點轉移到現代日本社會生與死的各種議題，並對日本是否再度成為戰爭國家議題多方關注。相關著作為《夫婦面對死別之時》、《走向生死之旅》、《拒絕戰爭協助》、《反轟炸的思想》、《密約：日美地位協定及美軍犯罪》、《稱人為「資源」合適嗎？》、《紅紙與徵兵》、《沖繩：日本最接近戰場之地》等。

著作：

- 《森的回廊》（NHK 出版、1995[2001]）／《森林的回廊》（上）、（下）（NHK 出版、2001 年）
- 《宇宙樹の森》（現代書館、1997）／《宇宙樹的森林》（現代書館、1997 年）
- 《北ビルマ、いのちの根をたずねて》（めこん、2000）／《北緬甸，尋找生命之源》（湄公河 [Mekon]，2000 年）
- 《生命の森の人びと—アジア・北ビルマの山里にて》（理論社、2001）／《生命森林的人們—亞洲北緬的山村》（理論社、2001 年）
- 《夫婦が死と向きあうとき》（文藝春秋、2002）／《夫婦面對死別之時》（文

藝春秋，2002年)

- 《生と死をめぐる旅へ》(現代書館、2003) / 《走向生死之旅》(現代書館、2003年)
- 《民間人も「戦地」へ テロ対策特別措置法の現実》(岩波ブックレット、2003) / 《百姓も走進「戦場」恐怖攻撃対策特別對應法的現實》(岩波booklet, 2003年)
- 《ルポ 戦争協力拒否》(岩波新書、2005) / 《新聞報導 拒絶戦争協助》(岩波新書、2005年)
- 《反空爆の思想》(NHKブックス、2006) / 《反轟炸的思想》(NHK Books, 2006年)
- 《密約 日米地位協定と米兵犯罪》(毎日新聞社、2010) / 《密約 日美地位協定及美軍犯罪》(毎日新聞社、2010年)
- 《人を「資源」と呼んでいいのか》(現代書館、2010) / 《稱人為「資源」合適嗎?》(現代書館、2010年)
- 《赤紙と徴兵・105歳最後の兵事係の証言から》(溪流社、2011) / 《紅紙與徴兵 105歳最後兵事科的證詞》(溪流社、2011年)
- 《沖縄 日本で最も戦場に近い場所》(毎日新聞社、2012) / 《沖縄 日本最接近戰場之地》(毎日新聞社、2012年)
- 《ダイドー・ブガー北ビルマ・カチン州の天地人原景》(彩流社、2012) / 《daidaw buga —北緬克欽邦的天地人原始風景》(彩流社、2012年)
- 《検証・法治国家崩壊 砂川裁判と日米密約交渉(共著)》(創元社、2014) / 《檢證・法治國家崩解 砂川裁判與日美密約交涉》(合著)(創原社、2014年)

## 克欽的精靈信仰

吉田敏浩（攝影記者）

蔡蕙光、何翠萍 譯\*

緬北克欽邦 Nban Bum 村經過了二十多年才又舉行木瑙（manau）祭典。主辦者希望透過祭司，邀請天上的神靈來到地上，為自己帶來所有的財富。<sup>1</sup>

白雲畫過晴空，緩緩向南飄去。放眼望去，丘陵地帶綿延不斷，在炙熱的陽光照射下，熱氣蒸騰，宛如水波晃動，只見一條紅土路往東南蜿蜒而去。

這裡是緬甸（舊稱 Burma）北界的克欽邦北部山區。大陸地殼隆起，皺褶形成，受侵蝕的山脈如波濤般綿延不絕。最北端是開加博峰（標高 5881 公尺），峰頂長年積雪，人煙罕至，與西藏高原接壤，位在喜馬拉雅山脈的最東緣。以此為基點，數條三至四千公尺級的山脈平行呈南北縱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邁立開江、恩梅開江等眾多支流刻出了峽谷。

1986 年 5 月 28 日，我走在恩梅開江（南與東）與邁立開江（西）交匯山地一帶。<sup>2</sup>壯闊的風景吸引了旅人的心，然而，要來到這裡並不容易。

1985 年 3 月，我從泰緬邊境出發，沿途和民族解放戰線的克欽獨立軍（KIA）游擊部隊一塊同行。我們走了上千公里險峻的山路，淌過雨季泥濘，涉過高漲河水，加上感染瘧疾、與政府軍爆發戰鬥，一路下來，實在是身心俱疲。

緬甸境內有四十多個民族，總人口約 3914 萬人（緬人佔百分之六十）（1987 年）。根據官方統計，克欽人約有八十萬，然因內戰之故，始終未能進行精確戶口調查，所

---

\* 蔡蕙光，日本東京大學日本史學博士。何翠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 文中凡是牽涉到克欽景頗文化中很獨特的概念、說法或姓氏名字，皆用景頗文標示，但仍有少數名詞延用中國景頗族非常熟悉的音譯，如 dumsa 逕以「董薩」表示。本文所有註釋皆出自何翠萍。

2 一般中文文獻稱此地區為江心坡，西文文獻稱之為 the Triangle。

以無法掌握確切數字。克欽人則聲稱總人口數約在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人間。克欽人據說源自西藏，現在除了定居克欽邦之外，還分佈於撣邦北部，就連遠在撣邦南部毗鄰寮國邊境處仍有克欽村落。此外，中國雲南省西部的德宏景頗族傣族自治州和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姆省、阿魯納恰爾省（Arunachal Pradesh）亦有克欽人居住。克欽人跨境分佈，乃因殖民時期，環伺強權擅自從他們的土地劃界而過。



圖 1 克欽邦北部山地。座落在伊洛瓦底江支流恩梅開江上游縱深峽谷地帶的克欽人村落。在 3,000-4,000 公尺級險峻山脈的山腰處，家屋牢牢地建蓋其上（恩梅開江與 Kurun 河交匯一帶的 Ri 村）。

緬甸自獨立以來，中央政府不斷與要求自治的邊境民族交戰，更禁止外國人進入邊境地區。因此想去克欽邦一遊，除非加入游擊部隊，否則別無他法。

現在正值旱季結束，很快就要進入雨季了。然而，日間氣溫超過攝氏 35 度，暑氣絲毫未減，火耕地中的旱稻新芽在強烈日照下相繼枯萎，旱象已持續一個月了，情況令人擔憂。

克欽人是個山地民族，以山田燒墾維持生計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二月時，村民拿著斧頭或山刀進入丘陵地，選塊適合的地點，伐木整地。四月時，正值最熱的旱季，放火燃燒枯木。五月時，播種旱稻、粟米、玉蜀黍、大豆、南瓜、芋頭、棉、麻等。六月開始進入雨季。九月下旬，旱生稻結穗。十一月，雨季結束，收割稻穀。十二月和一月是乾爽晴天，日夜溫差大，高山降雪，正是舉辦婚禮、祭典、蓋新房、屋頂更換茅草、狩獵、捕魚的歡樂時節。不久之後，又重新挑選一塊林地耕種。村民整年的歲時祭儀完全繞著山田燒墾農業進行。

若未遭逢鼠害或極端氣候異常，山田燒墾的收穫尚可自給自足。他們可輪流使用十多塊耕地，避免在同一塊耕地上連續耕作，以免地力低下，破壞森林。如欲砍伐柴薪，克欽人多挑選與肩齊高的樹木；若是碰上大樹，只取樹幹分枝處上端的部分。也會適度保留樹木，不加砍伐。這樣一來，配合高溫潮濕的風土，二次林得以在休耕期間（十年到十二年之間）再生。

克欽村民的生活型態順應天理，保有與大自然共生共存的古老智慧，令我印象深刻。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訪緬甸邊境。當時，我跟著克欽游擊部隊，行經克倫邦與撣邦與緬軍對抗之解放區，在當地山村短暫停留。幾天相處下來，我發現克欽人想要保存他們的歷史和文化，並將克欽傳統傳承下去。為了進一步瞭解克欽民族的實際情形，實有必要長時間停留，才能真正碰觸他們的內心深處。

因此，我在 1985 年 11 月到 1987 年 12 月駐留在克欽邦。



圖 2 乾季末的四月，全村總動員放火燒地。他們把乾燥竹子削細，捆成火把點燃。空氣對流捲起了強烈的熱風旋，火勢漫延開來（江心坡 Nlokou 村）。



圖 3 五月左右，婦女用削尖的長棍在地上挖洞播種，種植旱稻、粟米、玉蜀黍、大豆、南瓜等各種作物。這天村民互助一起播種（孫布拉蚌地方）。

## 掌管世界的財富

5月28日，當天艷陽高照，我和五名克欽獨立軍士兵沿著山路行走，目的地是克欽邦江心坡的Nban Bum村。該村從明天開始將舉行為期六天的木瑙，此乃克欽精靈信仰中最盛大的祭典。木瑙祭拜的是掌管全世界財富的精靈「木代」(medai)，祈求五穀豐收、消災解厄和子孫繁榮。

克欽人原是精靈信仰者，但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英國殖民時期，因為歐美宣教士的傳教而改宗，改宗人口約佔九成。不過在北部山區，精靈信仰仍舊根深蒂固保留著。

克欽語(克欽的共通語)稱精靈為nat。Nat有數十種，大致可分為四類。(一)天上的阿木(a mu，包括太陽、月亮、雷、木代等精靈)、(二)ga nat(地靈，如地母靈)、(三)gumgun nat(守護靈，如祖靈)、(四)mali nat(森林及山靈)。第一、二、三類屬於善靈，特別是第一跟第二類，在泛靈信仰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第三類乃因戰爭或溺水等意外不幸身亡的祖靈，願守護同族後代子孫。第四類則屬惡靈，會誘拐人，使人生病，帶來各種災厄。

而在精靈信仰中，祈求的事項從戰爭勝利到疾病醫治，內容不一而足。舉例來說，播種時節要舉行祈求豐收的儀式，而人稱ningwot的占卜師會先用竹子或草葉占卜，再根據占卜的結果指示村民準備何種祭牲。儀式舉行當天，克欽人就在地上窩棚架起祭壇，將祭品擺放其上。負責宰殺和料理祭牲的儀式專家叫做「牲師」(kinjawng)，而人稱「董薩」(dumsa)的祭師則負責唱讚頌文，邀請nat前來。

董薩之中還有特別稱之為「齋瓦」(jaiwa)的贊師。齋瓦也唱讚頌文，不過人數很少，是非常特別的角色。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別人無法取代他，齋瓦在大祭典木瑙中擔任贊師，朗誦壯闊的神話，只有他能祭祀偉大的木代nat。

另外還有一個稱為myihtoi的靈媒，他的守護靈會附在他身上，等他進入恍惚的狀態，便口頭傳達nat的旨意。克欽精靈信仰帶有強烈的薩滿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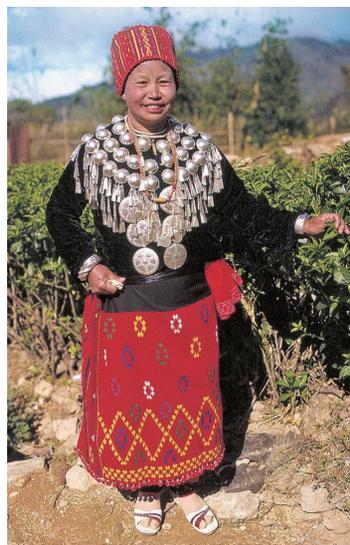


圖4 穿著正式服裝的克欽婦人。胸前有手工銀製裝飾，腰間繫著上漆的藤製腰帶(八莫地區Napo村)。



圖 5 自給自足的北部山區，大部分的家庭用木綿、絹或麻自製衣服（邁立開江與 Kuran 河交匯地區 Omuta 村）。



圖 6 婦人用麻纖維作成麻線。麻製衣服因為堅韌，經久耐用，平時與工作時都可穿。不染色，就用本色織成（邁立開江與 Kuran 河交匯地區 Jiiton 村）。

## 文崩傳統

接近傍晚時分，我們一行人終於抵達 Nban Bum 村，村落座落在山腰，坐北朝南。

只見村中少女從額頭掛負著裝有一米多長裝水竹筒的竹簍，吃力地走著。婦女將稻穀放進木臼，用豎杵搗成白米。還有一些男女剛從地上回來，背掛著裝滿柴薪的竹籬。這天的黃昏跟平常沒有什麼兩樣，全村有 28 戶人家，共約 150 人，此時空氣中瀰漫著不知從哪來的悠閒氣息，令人放鬆。主辦木瑙的 Nban Bum 家位在村落中央，事前該平整妥當的圓形舞場（naura）也做好了，周圍早已豎起祭壇和殺牛樁。

是夜，我和木瑙的主辦人（相當於佛教中施主的角色）Nban Bum Sinwa 見面。<sup>3</sup> 對方年約四十五歲，體格高大而勻稱，是四個小孩的父親。他說：

克欽人多半已改信基督教，改宗的人數一直在增長，但我們是 nat 的信徒，是文崩（克欽人的自稱）傳統的守護者。為了向「木代」祈求豐收，保佑子孫繁盛，我們決定舉行木瑙祭典。上一次的木瑙祭典是在父親那一代舉辦的，迄今已經過了二十多年。

Nban Bum 的 Sinwa 家原本是傳統人稱 gumching gumsa 階序制度下「杜瓦」貴族的門第，相當於氏族社會的頭人。這種頭人制度儘管已於 1964 年在克欽獨立組織（簡稱 KIO，1961 年創立，乃 KIA 上層政治組織）指示下遭到全面廢止，不過在廢止之前，不管要整合村落活動、裁定糾紛或犯罪、指揮村際戰爭，頭人皆有一定的重要性。

然而，山地社會僅靠山田燒墾維持生計，生產力畢竟有限，頭人制度的規模委實難成氣候。就本質上說來，杜瓦只不過是一介山田燒墾的農民。是以，所謂杜瓦的權力，強調的毋寧是頭銜的權威性。

而最能象徵其權威性的正是木瑙。雖然現在人人皆可辦木瑙，但在以前，原則上只有杜瓦才能舉行。當然，也只有杜瓦才能祭祀木瑙的主靈，木代 nat。木瑙分成十三、四種，包括求財的 sut 木瑙、兄弟分家時舉辦的 kumran 木瑙、戰爭出陣時祈求

---

<sup>3</sup> 譯注：筆者曾向景頗友人岳文相詢問 Nban Bum Sinwa 的意思與內容。岳文相告知 Sinwa 或辛瓦家是屬於 Lehpai 姓氏下的一個支姓。他們家是江心坡地區的重要頭人。

勝利的 *piie rotto* 木瑙、慶祝勝利的 *badang* 木瑙、祈求新村繁榮的 *kuriidaippu* 木瑙、祝賀新居落成的 *deinriimu* (*ding shawn*) 木瑙等。<sup>4</sup>

其中，最常見的是求財的 *sut* 木瑙。*Sut* 表徵財產或財富，具體指的是豐收及子孫家畜繁衍興旺。明天舉行的就是求財木瑙。

祭典期間將湧進數百名賓客，光是款待食物和飲酒就很費工夫了。豬、水牛等祭牲，數量超過二十頭。甚至，從齋瓦以降所有祭祀人員的報酬，到重要來賓的贈禮，所有支出加總起來，將是一筆很龐大的花費。

主辦人雖然會因為舉辦如此耗費財力的大型祭典而贏得聲望和權力，且木瑙所締造的記錄也將隨著民眾的讚賞而代代流傳。但如果招待不周，儀式稍有差錯，就會惹人非議。木瑙不僅是精靈信仰中最崇高的宗教儀式，本身也帶有祭宴的性質，為主辦人帶來政治和社會聲望。

可惜時至今日，基督教化持續擴展，泛靈信仰日漸衰微，幾乎少有人願意舉行木瑙了，齋瓦的人數也屈指可數。此外，內戰持續二十五年，生靈塗炭，赤地千里，村民實在沒有餘力籌辦大型祭典。



圖 7 山田燒壑農民中手巧的男子鍛造柴刀、鋤頭以及前裝式打火石槍。使用兩管竹筒風箱送風、燒炭生火。克欽人的鍛冶技術自古以來即很純熟（恩梅開江和 Kurun 河交匯一帶 Bugopapu 村）。

<sup>4</sup> 岳文相說祈求勝利的木瑙在景頗語是 *daru manau*，但吉田敏浩先生不清楚 *piie rotto* 木瑙是否就是 *daru* 木瑙；賀新居落成的 *deinriimu* 與景頗語的 *ding shawn* 木瑙是相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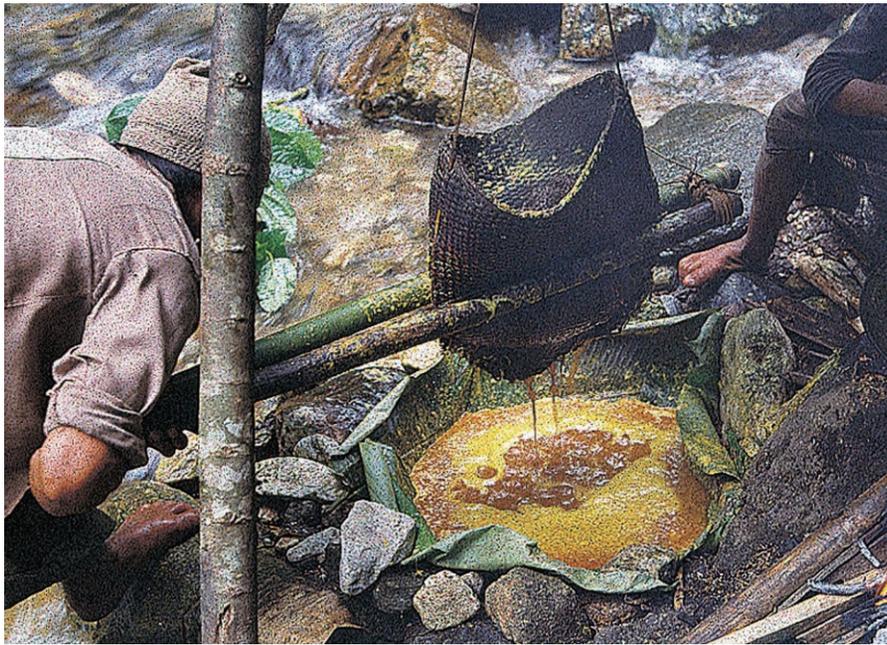


圖8 蜜蠟製作。用鍋煮大蜂巢，將煮汁注入藤籠，以竹棒挾擠，濾汁滴下堆積，冷卻之後凝固就成了蠟，是製作蠟燭等的材料（江心坡 Nintei 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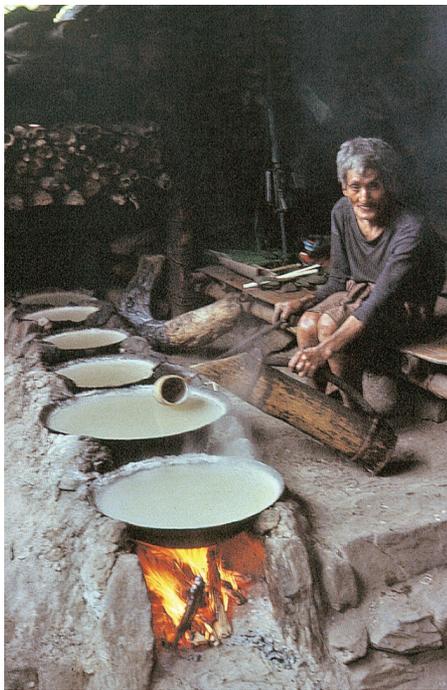


圖9 古早以前流傳下來的傳統製鹽法。將含高濃度鹽份的鹽泉水用大鍋長時間煮沸。水份蒸發完後的結晶就是粗鹽。山地離海遙遠，以蒸煮法採到的鹽是克欽人的寶物（恩梅開江和 Kurun 河交匯一帶木如人的鹽泉）。

## 有精靈血統的民族

木瑙祭典 5 月 29 日正式登場，不過早在十天以前，主辦人就開始張羅祭牲，準備在祭典當天，獻給雷 nat、森林 nat 和主辦人家的守護 nat。牲師手持柴刀一般的器具，熟練支解水牛。剝皮，取出內臟，將肉分門別類。不同 nat 該獻祭什麼部位，族人早有定規。內臟和肉放入大鍋，加上鹽、薑，煮熟撈出，用大片光滑的草葉包起來。也將糯米飯、酒、水煮蛋等食物放上祭壇。董薩開始吟唱祭文，邀請 nat 前來享用祭物所散發的生氣。當然，我們肉眼看不見 nat，是那些相信 nat 存在的人向我說明的。

此外，董薩吟唱綿長的祭文，祈求豐收、繁榮與加護。從邀請到祈求，再加上中場休息，有時須耗上半年以上的時間。祭文有押韻，董薩像吟唱古詩般，跟著節拍唱誦。內容不外乎讚美 nat 之名、緣起、住處，並介紹主辦人、訴說祈求的內容、講述遠古祖先的精靈信仰和祭牲起源等神話。

日過中天，大約一點左右，村民在直徑約十九公尺的圓型廣場中央豎起木瑙柱，三支柱上繪有大河的主流和類似漩渦的紋樣，此乃「無盡的河流」紋樣，一支柱上則繪有菱形幾何圖案，此乃「財富 sut」紋樣。<sup>5</sup> 不管是哪一種文樣，筆勁雄健有力，充滿美麗而原始的力道。祭祀的對象——木代——會降臨到柱上。柱旁立了一根竹竿，前端高高掛著竹皮作成象徵太陽和月亮之物，此乃太陽和月亮 nat 坐鎮之處。

傍晚，參加祭典的人陸續從鄰村趕來，木瑙的主角——齋瓦——於廣場入口處登場了。他坐在一把他專用的藤製矮圓凳（lahkum）上，朗朗唸出誦詞。<sup>6</sup> 圍繞在旁的群眾安靜的側耳聆聽。廣場上空無一人，民眾聚集在外圍，等待祭典開始，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

齋瓦名為 Nhpawt La，四十六歲，住在 Tara 河對岸的 Nbao 村。Nbao 村位在 Nban Bum 村之南，兩村相隔約一日腳程的距離。Nhpawt La 是克欽邦境內少數有名的齋瓦，平常只是一個散發山地味道的男人，現在坐在儀式廣場正中央，身形瘦小，卻

---

5 吉田先生 2015 年 10 月 15 日來信告知：「manau 的漩渦文樣，克欽語稱之為『無盡河流文樣』。象徵漩渦轉動的大河水流。但似乎並未直接使用『漩渦』這字眼」

6 此類董薩、齋瓦祭祀專用的矮凳只能給他們專用，岳文相說，它們是為了突出董薩、齋瓦的特殊地位而做。使用後需要特別收藏，年輕人和婦女都不可隨意碰觸這些矮凳。有些場合也會重做。

予人威嚴而穩重的印象。

他開始講述一段神話，他說克欽人的始祖娶了木代的女兒（精靈），兩人生下子嗣，子孫代代繁衍。接著，第十六代家長 Nban Bum Sinwa 向木代、太陽、月亮等精靈上奏，表示要舉行盛大的求財木瑙。如此上奏，主要是為了向精靈陳明主辦人體內流有木代血脈，是正宗家譜上的人，同時也有向他人宣告的意味在。

根據克欽人的神話，人類在遠古時期曾與精靈和龍的女兒結婚。「克欽」一詞乃是緬甸語他稱，克欽人則自稱「文崩」（wunpong，中央之意）。

文崩有七個不同語言的支系，景頗、木如、勒期、阿孜、儂（Nung）、勒旺和僂。不過，超越不同語言支系的氏族結合得很緊密，加上神話、歷史、文化、慣習相似，擁有共通的生活圈，區域聯繫很頻繁而有文崩的認同。<sup>7</sup>

在他們社會中，十多群的氏族發揮了重要的功用。氏族之下又分成亞氏族和家族。舉例而言，Nban Bum 的 Sinwa 家屬於景頗語支下的 Lahpai 氏族 Wawan Lahpai 亞氏族。

若屬於同一氏族，則互稱兄弟（kahpu kanau），一般說來，彼此不能通婚。可是在許多地區，雖屬同一氏族，但只要分屬不同亞氏族就可以結婚。嫁出女兒的一方稱為給妻者，木育（mayu）；娶進的一方稱為討妻者，達瑪（dama）。木育－達瑪關係，意指男人只能和母方舅表、不得與父方堂表的女性結婚，是母方交表婚。

整個部族－氏族社會正是仰賴此一相互扶持的兄弟和木育－達瑪關係來維繫彼此的關係，並使用詳細而複雜的親屬稱謂。個人透過此一系統瞭解自身的位置，也明白自己與他者的關係。

---

7 儂與勒旺在中國歸屬於怒族。氏族是作者日文的用法，日文中的氏族意味著有血緣關係的一群人。



圖 10 Nban Bum 村舉行了精靈信仰的木瑠祭典。祭拜掌管世界財富的木代，祈求豐收及繁盛。祭典的第二日，主辦人的家族在領舞者帶領下，配合著鉦和長鼓，在儀式中跳舞。

## 進入竹籠的財富

晚上十點半過後，終於來到進家（bu shang）儀式，宣告木瑠祭典正式開始。村子中央聚集了數百人。黑暗中，人聲鼎沸，鉦和長鼓聲不絕於耳。幾把前裝式槍空砲的發射聲震耳欲聾。手電筒的光線交錯著，成束竹片火把的火焰燃燒地格外明亮，開始進入祭典的高潮。

就在歡笑聲當中，齋瓦出現了，站在廣場入口處。當他以宏亮的聲音唸出讚頌文，吵嘈聲頓時一片靜默，樂器也停歇下來。在油燈的亮光之中浮現出齋瓦側影，夾雜著緊張、高揚及嚴肅的氣氛。他切下潔淨用的生薑撒向廣場，兩手各拄著一根木杖（sut sumdoi），靜悄悄走入無人廣場。主辦人的家族成員排成一列，跟隨在後。主人面露興奮的表情，眼睛注視著木瑠柱。他的妻子用額頭背著一個空的有蓋竹籠（sut sumbu，財籠之意），低著頭尾隨在後。

隊伍以反時鐘方向繞著廣場緩緩行進。齋瓦的讚頌聲在黑暗之中悠揚迴盪。

白米、紅米、芋頭、稻米等農作物，都是財富啊！歡迎進到祭典主人家中。雞、豬等家畜，也都是財富啊！進來吧。來自四面八方的（財富）、東西、上游下游的黃金，所有財富都進來吧！進到龍潭及龍族聚首之家、子孫繁盛之家，所有財富都進來吧！

他們相信這些看不見的財富都聚攏過來、進入財籠。第二圈開始，族外的人也可加入，隊伍更長了。儀式的氣氛充滿戲劇性，進入了高潮。三圈結束之後，隊伍以齋瓦為首，穿過群眾往主人家前進。

Nban Bum Sinwa 的家是座堅實的長屋，深約四十公尺、寬約十二公尺，屬於干欄式結構，樓板架高，有根雙手合抱粗的高木柱。民眾陸續進到屋內，踩在竹地板上發出聲響。

陰暗的長屋擠滿了人。火塘、油燈、蠟燭的火光映照出晃動的人影。煙霧、熱氣和擁擠的悶熱蒸騰著。通道兩旁各有六個火塘，長屋內除了隔出三個房間以外，其餘是一大開放空間。進門的左側，第五個火塘稱為「木代火塘」，是專門用來祭祀木代的，只有在舉行儀式時才生火。齋瓦就坐在火塘前的圓凳上，唱出對風 nat 及其他 nat 的讚辭，旁邊擠滿了抱膝而坐的人。抑揚頓挫的朗誦聲徹夜響亮。



圖 11 董薩（祭師）在獻給精靈的祭物水牛旁，說出精靈的名字、住處、起源等傳承，唱著祈求豐收等祭文。他肩上掛著山刀，手上拿著儀式用的一捆竹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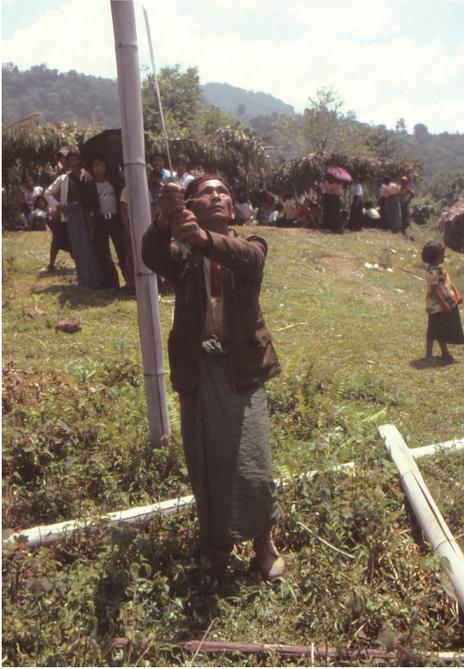


圖 12 靈媒 myihtoi 被祖先守護靈附身，進入恍惚狀態而說出神旨。克欽人的精靈信仰具有薩滿特質。



圖 13 齋瓦（贊師）朗誦壯闊神話、民族起源的傳說和氏族譜系等。頭戴用孔雀等野鳥羽毛裝飾的上漆藤帽，肩上掛著用虎牙裝飾的長山刀。

## 木代的降臨

齋瓦的讚頌文在黎明之際轉為邀請木代。聽眾漸漸少了，周圍的男性一個接著一個睡著了，然而，朗誦聲絲毫未歇。

齋瓦的靈魂附在他讚頌的言語中，就此展開遙遠的旅程，直往木代天上的住處走去。他從村子出發，順著山路往北北東前進，路過鄰村，沿途拔山涉水。這是真實存在的路徑，村、川、山口的名稱和樣子都被具體描述出來。

他沿著 Kuran 河的上游前進，終於抵達傳說中克欽人的發祥地 Kuran kui（Kuran 河的源頭）。這裡是人類世界的盡頭，過了此處便要進入 nat 居住的世界。接下來，順著繩索爬著階梯往天上去，直出天界。途中，經過雷、太陽和月亮 nat 的住處，傳達邀請之意。最後終於來到 sut koi ndum（財富源頭之頂）所在之處——木代的家。齋瓦讚美木代，懇請木代前往 Nban Bum 家的木瑙場地，並賜予各式各樣的財富。木

代夫婦和兒女應允了，於是帶著財富，乘著風 nat 出發。

回程的路上，為了不讓靈魂迷失方向，齋瓦不斷吟唱，不敢遺漏任何一節。據說，如果省略片段或出了什麼差錯，靈魂將會迷失，以後回到現實生活將飽受病痛折磨。

早上十點過後，齋瓦的靈魂平安歸來。乘風而來的木代最後降臨在木代房內木做的祭壇上。這時候，齋瓦站起來，宣告木代降臨，更大聲地唱出讚美的頌詞。

兩組各為八人的男子配合著同時響起的鉦和長鼓的節奏跳舞，不斷在竹地板上踩踏，發出巨大聲響。他們在家中遊行，一面單手搖著扇子或樹葉，一面喊出 oh ra oh ra oh ra ra galo，在祭壇前全身大動作地屈膝蹬踏、前後搖動。這是充滿了煽動性的讚美木代的舞蹈。年青人也如崩雪般地快速加入，超過百人湧進屋內，歡聲和口哨聲滿滿地喧鬧著，長屋的地板和牆壁起伏地搖晃著。齋瓦鬆了一口氣，身體微微顫抖。

出到屋外，眩目的陽光跳動著，水牛被供上。突然間，無聲的靈媒 myihtoi 從家裡出來了。他被守護 nat 附身，像個夢遊的人，繞著廣場外圍搖搖晃晃小跑步。右手拿著下垂的山刀（nat ntu，精靈之刀）。

這時，年青人手握刺槍去刺綁在殺牛樁上的水牛，這頭公水牛翻白眼，拼命掙扎。遠處圍觀的民眾一陣騷動，青年人再次向前猛地一刺。水牛胸口受到一擊，膝蓋彎曲倒下。接著，水牛被眾人用藤蔓繩索綁住四肢拖走，成了仰躺的姿態。

不知什麼時候，靈媒 myihtoi 來到一旁，高高舉起山刀踏步。烈日下，鐵刃閃閃發亮，他那空洞呆滯可怕的眼神看著刀尖及其指著的方向。嘴唇緊閉，從嘴角洩出 hu-、hu- 異樣的氣息聲。瞬間，山刀從頭上揮下，發出了鈍聲，刀刃吃入水牛的厚頸。myihtoi 被 nat 附身，進入恍惚狀態，力氣和速度異於常人，連續十次又砍又斬。也許是水牛頸項根部被綁之故吧？偌大的傷口沒有流出鮮血，只見紅肉、白色脂肪和骨頭。而後，myihtoi 迅速轉身離去。



圖 14 祭典的第二日，處於恍惚狀態的 myihtoi，在村民眾目睽睽之下，將山刀從頭上揮向祭牲水牛的頸部。

## 齋瓦讚頌的神話

正午，來到了木瑙舞蹈。主辦人的數十名家人分成男女兩列，跟在兩個稱為「瑙雙」（naushong）的領舞者後頭。鉦和吊在木頭上的長鼓發出了響聲，不久，go-n、go-n、go-n，鉦單一有力的聲音速度起了微妙的變化，像心臟跳動一般響著。隊伍以木瑙柱為中心朝反時鐘方向行進。男子手握山刀，女子手拿樹葉或手帕，隨著銅鑼的節奏扭腰踩著舞步跳舞。途中，隊伍分成兩個方向，夾住木瑙柱的同時進到內側，在那裡，人們用跳舞榮耀正坐在木瑙柱上的木代。

木瑙舞蹈就如同柱上的紋樣，採漩渦、菱形、直線的形式進行。在廣場中央，眼睛追著行列的同時攝影，眼睛轉著轉著簡直就像被捲入漩渦一樣。現在，木瑙祭典的漩渦迸發出強大的能量且散播開來，全村的人全被吸入了。瑙雙們在十圈後退場，剩下的人繼續跳舞。

乾季的陽光在廣場上飛舞著，我們進入涼爽的長屋。霎時間因為來不及適應室內的陰暗而目眩。長屋沒有窗戶，採光僅來自前門、後門和中間幾扇橫扉，各個角落都是陰暗的。屋內深處浮現火塘的火影及人影。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迷失在原始的穴居時代。

木代房中齋瓦讚頌的神話可以說是整個木瑙祭典的核心，同時也要朗誦給祭台上的木代聽。

很久很久以前，遙遠的上古時代。在什麼都還沒有時候。終於，出現了像霧又像霧之類的東西。然後，像虎頭蜂之類的什麼東西爆裂飛來穿越其中。那時候，男女創世精靈——「黑暗的傷痕」（chyippu ningma）和「蘊含並了結一切的東西」（hpri ninghpra）同時產生。<sup>8</sup>



圖 15 兩位領舞者穿著與中國交易得來的絲綢衣服，帶領著木瑙舞蹈隊伍從主辦人家中出來。

<sup>8</sup> 2015年10月15日吉田先生來信說明當時並沒有錄音。12月14日針對chyippu ningma與

所謂想像式的創世神話。從宇宙起源開始，到開天闢地、全生物和人類的誕生、文崩民族的發祥與遷移、部族氏族起源之偉大故事。

宇宙創始之後，一對雌雄的創造體反覆交合，生出日、月、星、天地、東西、光與暗、水、雷與風、木代等 nat 以及鐵山、鹽山、植物和動物之母祖，最後生出了南瓜繁衍出人類（shing gyim kahkum）。其中，最早出現的人類有八名，男女各佔一半。

不久之後，人類不斷繁殖，惡人愈來愈多，天上神靈因而發怒，決定引發洪水之災。結果，只有一對正直的姐弟（一說是兄妹）躲進高懸的長鼓內，倖免於難，漂到了「天然平頂山」（majoi shingra bum）及「平坦的中央之地」（majoi shingra ga-ang ga）。

這對兄妹後來結婚了，並生下子嗣。不久，後代子孫分成黃人、黑人、紅人。這群人後來下山，黃種人再度分成西藏、中國、撣、那加（naga）、文崩等民族。當時，人類可娶太陽、雷、木代 nat 的女兒。

其後，文崩的祖先開始以溫暖的南方為目標，舉族遷徙，南遷途中，文崩民族又分成七個部族。相傳 majoi shingra bum 位在當今的中國青海省到蒙古一帶，乃九條河川的發源高地。文崩民族從 majoi shingra bum 出發，經過湄公河、怒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進入現今的克欽邦，來到 Kuran 河源流之地。此外，各氏族也出現了。而在南遷的過程中，遠古的祖先從石器時代邁入鐵器時代，從穴居到竹木造屋，生活形態也從採集狩獵變成山田燒墾。齋瓦生動地敘述那一段冒險時代。

以上只是梗概，實際上更為詳細，若要說完，恐怕得花上一天以上的時間。村民似乎百聽不厭，他們迷濛的心隨著齋瓦的話語遨遊在太古以來的時間之流。人們透過神話去體驗，去感受日常和血統的起源，在想像的意識裡再次確認自我認同，創造一體感。木瑙的神話和儀式可說是一種共同的想像。

然而，最令人訝異的是齋瓦能夠流暢的背誦大量神話。他在短暫休息期間，向我說明道：

---

hpri ninghpra 是否為克欽創世神話中的男女精靈以及翻譯如何進行的問題，吉田先生再度來信說明，「黑暗的傷痕」及「蘊含並了結一切的東西」，的確是克欽人創世記神話中「男女」創世精靈之名。所謂的「男女」，並非等同於人類的男女，而是神話流傳中，用「男女」成對的觀念來表示宇宙及世界的生成與創造最初、原始的狀態。

我從孩提時期就常常去看木瑙。徹夜傾聽齋瓦說話。……但是，只有這樣還不能成為齋瓦。忽然有一天，我發現自己能夠記住所有神話，原來是太陽 nat 和月亮 nat 賜予我力量。我是文盲，假如我一知半解，時時仰賴文字，恐怕無法成為齋瓦吧！

齋瓦驚人的記憶力應是一種天賦。這是無文字社會（現在使用的克欽文字是傳教士以羅馬字拼音作成的）代代相傳的能力，也是無文字民族的記憶機制。

即使到了深夜，齋瓦還是繼續誦唱。外頭是亙古不變的深沉黑暗，穴居一般的長屋內擁擠不堪，空間小到可以感覺鄰座的體溫。就在大夥兒抱膝凝視火塘上搖晃的火焰、側耳傾聽神話之際，我陷入不可思議的錯覺，瞬間進入遙遠的穴居時代。遠古時代，人類的祖先也曾在留有太古岩石感覺的洞穴中，圍著火堆促膝長談吧。說不定當時說出的話，爾後不斷被講述，繼而成了神話。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本是一家。就在我被捲進神話世界的同時，深層意識也和在场的文崩族人有了交流，旋即感覺自己與更大而無盡的深遠之流匯合。彷彿我將再度踏上一段遙遠的旅程，內心忽然湧現懷念之情。



圖 16 舞臺中央立了四根木瑙柱。上面繪有象徵源源不絕大河水流的漩渦紋樣和象徵財富的幾何紋樣。天的精靈木代坐鎮在此。左邊較低的三根柱子綁著祭牲水牛。

## 呼喚稻靈

翌日的活動全員皆可參加，誰都可以下場跳舞。男男女女身穿傳統服飾，喧囂舞蹈著，我也加入跳舞的行列。一長列隊伍隨著領舞人，井然有序的遊行，像蟒蛇一般蜿蜒。烈日當空下，眩目的日光跳躍中，反時鐘方向的迴轉運動持續著，宛如回溯時間一般。陣陣鏗聲與心臟跳動合拍，清楚感受到體內的血液不斷翻騰、旋轉。舞隊常常分割成數列，各自遊行，成為圈狀，聚攏又散開。不久，又回復到一個行列。在我看來，確實就像木瑙柱的漩渦紋樣。大河的主流捲著漩渦滔滔不絕地流著。這是在無盡的時間之流中，象徵跳動的歷史、民族、生命之姿態。

那一夜，進行了所謂的叫穀靈（mam numla lalo ai）儀式（也稱叫穀魂），邀請初始的穀靈。齋瓦的身旁擺了一個小竹籠，裡頭裝了許多從主辦人耕地收取的稻穀。祭典期間，齋瓦儘管沒有充足的睡眠，卻絲毫不顯疲態，他用清亮的聲音，熟練朗誦稻作起源的神話。

很久很久以前，人類不曉得怎麼耕作，常常吃不飽，日、月 nat 不忍人類挨餓，將天界的稻穀授予一對夫婦。從此以後，這對夫婦懂得開地，培育稻米。丈夫的弟弟與妻子的妹妹結婚，兩人見狀，便請求哥哥、姐姐分點稻穀給他們。可是這對夫婦認為弟、妹生性懶惰，斷然拒絕。不料卻惹得兩人妬火中燒，半夜跑去竊取稻穀。事情果然如兄姐所預料，懶惰的夫妻隔年雖然播下稻種，但他們既不除草也不趕鳥，任由農地荒廢、鳥獸吃掉稻穀。稻子很悲傷，聲淚俱下的向天地的精靈求助。雷 nat 得知後，大發雷霆，掀起一場風暴，引發山崩，稻子和砂土都流入邁立開江，稻穀趁機逃到下游平坦濕地。人類失去了稻穀，大家束手無策，決定舉行木瑙祭典，請齋瓦的言靈趕緊動身出發，找回稻穀。



圖 17 祭典第三日的舞蹈誰都可參加，眾人無論男女老少跳舞同歡，男子手執山刀，女子拿著大樹葉、扇子或手帕。

現實由此開始與神話重疊，儀式沿用神話中齋瓦的事蹟，他的魂成了言靈，展開一趟召喚穀靈的旅程。言靈循著實際路徑行走，最後終於抵達濕地。齋瓦懇求稻子回去，並許下承諾，一定親手細心培育。最後，終於成功召回稻子。

東方泛白之際，儀式結束了。我看了一下竹籠，裡頭的稻穀確實比儀式開始前還要多，真是不可思議。這是因為初始的穀靈被邀請來了，若將這些稻穀撒到地上，來年肯定大豐收。

亞洲許多地區迄今仍保留以穀靈信仰為中心的稻作儀式，叫穀靈正是稻作儀式的一環。而天地創造及姐弟在大洪水中存活下來的故事亦是如此。克欽神話和精靈信仰的儀式，也與緬甸境內、中國雲南省及鄰近地區的山地民族擁有不少的共同點，就連日本也不例外，或許這是亞洲人民共有的精神文化和感情基礎。

儀式結束的清晨，天空由黑轉藍，高掛著一彎白色的黎明殘月。



圖 18 第四日上午儀式中，祭師身披木瑙起源神話中登場的大犀鳥頭喙長袍，不斷地向精靈祭壇祈求豐收。



圖 19 第四日午後，主辦人家族的給妻方男子揮舞著 rago rapo 草的大葉子跳舞。

## 太古的黑暗中

在這之後又展開了許多的儀式及舞蹈，在此只記錄最後的儀式。<sup>9</sup>

六月三日晚上，祈求豐收的儀式結束了，齋瓦也念完了所有送回 nat 的讚頌文。之後，他離開木代房，來到家的前門，開始驅除惡靈（shingrai dan）儀式。

只見齋瓦手拿一條藤蔓繩索，繩索的一端綁在廣場上代表日月 nat 的竹竿上，再拉著繩索來到主辦人家屋，將繩索另一端綁在屋前中柱上。齋瓦站在中柱旁，將山刀的刀刃對著繩索從身邊向著廣場的方向移動，呈上驅逐 shingrai nat（為木瑙的主辦人帶來災厄的惡靈）的祭文。之後，山刀向著家的方向揮動。唱著「讓這個家獲得各樣財富的恩惠」。主辦人家族沈默地注視著，我拿著蠟燭照著齋瓦周遭。

黑暗中，直立的木瑙柱的影子對面，東南的星空中銀河閃爍，天蠍座像要渡過去

<sup>9</sup> 筆者詢問吉田先生在此敘述省略之處，是否有祭獻一頭給木代 nat 的牛一事。他在 2015 年 10 月 15 日告知「manau 最後一日有送 medai 的儀式。送 medai 時，有再加殺一頭作犧牲的水牛」。

一樣閃閃發亮。

祭文結束的瞬間，齋瓦切斷藤蔓。他手上留住的部分，是帶來財富的木瑙臍帶，主辦人恭敬地放入財籠中。木瑙大祭典結束了。星影下，亙古不變的黑暗中，留下肅然的餘韻和寂靜。

齋瓦匆匆離去，一路上沈默不語，我緊跟在旁，拿著蠟燭照亮他腳下的步伐，小心用手護著因風搖晃的火焰。我發現自己成了齋瓦的跟從者，心裡覺得歡喜。齋瓦體格雖小，我卻感覺他是遙不可及的龐然大物。

那個晚上，齋瓦這麼說：

木瑙期間，不只是人類，nat 也會聽神話，也會歡樂的跳舞。在遠古時代，太陽木代的女兒與人類的男子結婚，當時的人可以和 nat、動植物溝通。現在不行了。即使是人類，就算大家都是從 majoi shingra bum 繁衍而來，語言也是不通的。日本人和我們的祖先也是兄弟。你們應該是往東不知去向的那群人的子孫吧！我有時會夢見 majoi shingra bum，那一整片高地群山圍繞，流出九條河川。也有湖，清澄的讓人不寒而慄。然而，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齋瓦臉上顯露出疲累。可是他的眼神安詳，閃閃發亮，就像是夢見、發思古之幽情的目光。